

正信錄

余覺



羅兩峯居士正信錄發刊序

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皆當作佛。以故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。愍其背覺合塵。輪迴六道。經塵點劫。莫由出離。于是隨機施教。對證發藥。種種方便。爲之化導。以冀彼背塵合覺。返妄歸真。消除本無之惑業。圓證本有之佛性。而後已。衆生視佛皆是衆生。以故聞佛之言。見佛之行。不卽信受。謂爲幻妄不實。蠱惑愚俗者有之。謂爲棄倫理害正道者有之。謂爲愈近理大亂真者有之。然佛固不以此而棄捨也。只可待時節。因緣成熟。以行度脫耳。多有始以不知而妄闢。繼以深知而力修。後以真修而悟證。由是了生脫死。超凡入聖。廣垂言教。啓牖後人。以其了知佛之立法。圓該世出世間一切善法。不獨不悖世法。而復大有益于世法。論修持則毫善弗遺。而一心無住。譚諦理則一塵不立。而萬德圓彰。以故具超格之知見。有特別之志向者。無不歸心而崇奉之。以期其已立立人。自利利他焉。亦有剽竊佛經要義。以宏儒宗。反加以極酷烈之闢駁。以關閉天下後世之人不入佛法。其本意不過以門牆見重。恐其不加關閉。

則羣趨于佛。儒門因之冷落。不知眞上根人。決不受關。而中下之士。由彼破斥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。謂爲佛以此爲誘惑愚俗之據。凡佛令人改過遷善。以及了生脫死等法。彼則斥爲自私自利。以有所爲而爲善。卽是惡。必期于無所爲而爲善。大悖聖賢克己寡過。下學上達之旨。及易書趨吉避凶。惠吉逆凶之道。徒以盡誼盡分誠意正心。爲淑世善俗之術。于所以令人不得不盡誼盡分誠意正心之根本。完全廢棄。以聖人分上之事。責凡夫以實行。故致善無以勸。惡無以懲。及至歐風東漸。則廢經廢倫之種種惡劇。通皆演出。其禍根正在破斥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。及有所爲而爲善。卽是惡。與自利利他了生脫死。斥之爲自私自利之偷心之所致也。于是有心世道之人。羣思挽救之法。適有以羅兩峯所著之正信錄見贈。閱之心懷爲暢。居士乘願再來。以大通無礙之眼光。凡世俗所疑之事。如天堂地獄。人畜輪迴。前身後身等。一一據經引史。證明其事。而道學淵源。名人至論。以及各種修持。與夫仗佛慈力。橫超三界之法。悉皆詳示。所以使人知其門徑。有所依憑。俾拘墟者得見天日。令孤露

者歸本家鄉。其爲利益莫能名焉。乃爲校正字句。擬排板。先印一萬本。以爲提倡。以後任諸慈善家。屢屢續印。庶可徧布全國。吾友體範大師。願任印資。潮州郭輔庭居士。欲精刻木板。祈余校其底本。并爲作序。以期廣傳。足見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好善之心。誰不如我。于一時中。排刻並行。可爲今日一大幸事。願見聞者。由兩峯所說。深信佛言。以五戒十善六度萬行。隨分隨力。于日用倫常中修之。則生入聖賢之域。沒登極樂之邦。庶不負本具之眞如佛性。與如來大慈普度。兩峯曲爲倡導之一番婆心也。民國二十年辛未季春。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。

因果者。世出世間聖人。平治天下。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忌者謂爲佛以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。恫嚇愚夫。誑騙流俗耳。豈眞有其事哉。不知衆生墮三途。如來證一乘。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故法華經曰。如是因。如是果。如是本末究竟等。因果經曰。欲知前世因。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後世果。今生作者是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書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唯影響。然則佛固注重

因果。儒者何嘗不注重因果耶。其有廢因果而別談心性者。皆著空之偏見。欺心之妄說也。故夢東云。善談心性者。必不棄離于因果。深信因果者。終必大明乎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誠爲至論。清羅兩峯居士。本儒佛大同之旨。述正信錄。凡一切世界。成住壞空。天堂地獄。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等。世人疑爲佛之妄誕。謂儒本無是言者。一一援經據史。引以證明。使人無由置辯。凡宋儒理學淵源。性理諸說。亦各各指其師承。源源本本。無不由于禪學。根據確鑿。尤令人莫能隱諱。末後結歸佛學。注重念佛。求生淨土之法。佐之以戒殺放生。俾行人知所宗趣。當生必得真實受用。其有裨于世道人心。殊非淺尠。而對今之歐風東漸。競尙物質文明。廢經廢倫。破斥因果。推翻道德。人心陷溺已極之世界。尤爲當頭棒喝。頂門一鍼。不慧雖自知學識謏劣。人微言輕。不足啓人信向。因奉命校對。見其具有挽救世道。輔翼佛法之功能。乃自忘固陋。聊書所見如此。

民國二十年端午後四日淨業學人德森謹序

正信錄序

學道以信爲基。信者三賢之首。萬行之先。一切法之根本。李長者云。一切諸佛。從此信生。故法界乘中。以根本智爲信心。隨信心中。理智現前。以信因契諸佛果法。分毫不謬。方成信心。是以雜華首楞。開顯五位。必由十信。而後游歷十住。十行。十迴向。十地。以成佛果。若無十信。則十地不成。十信之初心。無十地之佛果。亦不可以謂之圓信。學人欲與法流水接。當以觀慧入於中道。研窮八識。自然流入薩婆若海。心精忽現。圓妙開敷。然後謂之妙信常住。卽聖人之教。亦以篤信爲善道之本。故曰。民無信不立也。羅先生兩峯。通魯典竺墳之學。以正見入正信。勤修淨業。洗心定泉。是明於第一義諦。而欲轉識成智者。又復廣摭內外典錄。爲一書。融會儒釋之言。化我執而破邪見。以文字般若。證明洙泗之道。其功甚鉅矣。夫世智辨聰之流。偶讀得原道本論一二篇。先入爲主。而一己之身心性命。茫然未嘗理會。好爲諍論。求勝於口舌筆札間。其所爲儒。因地不真。亦非真爲闡提者也。至於剽竊教乘。潤色詩文。冀幸福田。

貪著名相。或借之以驚世駭俗。自標奇特。舉不可以稱難。信能信也。試讀是編而起大疑。始可以入信。疑之不能信。更何論乎。信必加之以願。願必輔之以行。行願並深。信力乃固。如是學儒。方爲真儒。如是學釋。方爲真釋。道一而已。並行不悖。學人先自審其趨向。而用力於格致誠正之道。則入此信心不遠矣。德園居士潘庭筠撰。

此錄通儒釋之分。又歸諸淨土。以砭宗門之空談玄悟。使修行人知有入手。可謂深切著明。蓋吾儒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。至於克伐怨欲之不行。歸於意必固我之俱無。合於喜怒哀樂之未發。此卽攝心爲戒。因戒生定之法也。惟性與天道爲夫子所罕言。學者不得而聞。而從心不踰之妙。亦未詳切示之。故世疑忽然超越。大徹大悟。或爲吾儒未及。不知儒者言性。卽覺性澄圓也。言誠卽真心。卽實理也。言仁卽大慈悲也。存心養性。至於肫肫其仁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與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相等。然朱子釋格物致知。謂用力之久。一旦豁然。又釋曾子一貫。謂真積力久。將有所得。蓋資稟有清濁。工夫有久暫。其間時節因緣。未可俱令其一薦直。

入耳。法門如八萬四千萬毛孔。皆可還原。楞嚴之圓通。維摩之不二。諸祖之話頭。皆是也。如來謂彼等修行。實無優劣。其後李延平令人觀未發時氣象。二程子半日靜坐。至門外雪深三尺。亦示人以法門也。然此方之當機。及古佛之發願。不無差別。故文殊特揀耳根第一。而大勢至之淨土次之。都攝六根。淨念相繼。與一歸何處。有句無句。其爲攝心窮識。同一作用而已。然三十年流水不聞聲起。悟者絕少。而樂邦安養。世多有之。以此爲歸宿。宜矣。兩峯居士。貫通內外典。是以援據浩博。剖析精嚴。可釋吾儒之疑。而有志於釋教者。亦得其門而入。不惑於空談玄悟。蓋渡海之津航也。時余將隨法駕詣五臺菩薩頂。瞻禮文殊師利。故喜而序之。乾隆壬子仲春望日。定香居士王昶。書於京邸之聞思精舍。

世常謂文人晚年多溺於佛。豈其然哉。杜子美詠懷云。本自依迦葉。何曾藉偃佺。晚聞多妙教。卒踐塞前愆。夫必其實有前愆之可塞。而乃實有妙教之得聞也。東坡嘗爲正信和尚作塔銘。予未見其石本。而予嘗於東莞資福禪院。見坡公所爲銘者。曰

古之真人以心爲法。自一身至一世界。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。如佛所言。皆真實語。無可疑者。故曰此身性海一浮漚。心精妙明含九州。蓋此義徧滿具足。拈起卽是。而要皆以實信爲歸也。羅子兩峯博學通識。以詩文翰墨馳騁藝苑者四十年矣。而其詣力所在。獨持正定於三藏六部之指趣。洞見其所以然。故嘗舉其所得於古人語言文字外者。以平實得疏通。以淺顯得印證。以援據得指歸。無語錄之幽深。而有詮解之微妙。積成上下二卷。題曰正信錄。吾友王子述庵既爲序之。而余尤以爲儒釋之界域不必畫分。亦不必有意斡旋。致啓文義紛爭之漸也。嘗謂至實之義。卽是至虛。故曰無實無虛。此則杜公所謂塞前窓。而坡公所以銘正信者也。又奚序錄之有哉。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十九日。北平翁方綱序。

初祖西來不立文字。自南嶽青原以下。語多棒喝。話似瘋顛。此乃度人不得已之苦心。皆不失西來大旨。逮宋元間。禪衲居士。老婆舌說口頭禪。公案紛紜。本來日昧。蓮池大師別開方便之門。曲盡錘鑪之妙。念彼彌陀。往生淨土。夫往生之因。生於一念。

之誠。念念相續。而蓮華芬馥。此卽吾儒所謂誠則明。吾兩峯居士出儒入佛。悟證人天。作正信錄。窮諸妄想。究論萬緣。以蓮界之思爲歸宿。之所以經傳之文爲近取之譬。嗟乎。至道無歧。同歸於一。生分別心者。其居士之罪人乎。言如寶筏。度已度人。身作箴型。信人信我。具此阿閼鞞。以我之信。求人之信。如水合乳。如磁引鐵。則是書之有補於二氏。厥功甚偉。當與法藏碎金錄。同生天壤。歡喜讚歎而爲之敘。辟支迦羅居士江藩書。

性命之理。吾儒罕言之。以其信者少也。我佛極言之。以其不信者多也。故憨山大師曰。我信人。不信。非不信也。不及信也。人信我。不信。非不信也。不足信也。人信信言。我信信心。言果心會。無不信矣。儒也佛也。同此性也。一而二也。二而一也。我信矣。猶有不我信者。我亦信之矣。不我信矣。縱有強言信者。心終不信矣。故自信敦誠。人信易欺。誠者日精。欺者日淪。智照識惑。惑起千差。照存獨立。致道者以照照惑。貴智不貴識。近予從事於心性之學。採輯經藏中與儒書融會於心之言。彙成是書。名曰正信。

錄。儒釋之道。正不當以世智辨聰起分別執也。是爲序。乾隆五十六年。歲在辛亥。衣雲道人羅聘。書於京師琉璃廠之僧舍。

羅兩峯先生事略

出昭文蔣寶齡墨林今話

江都羅山人。聘。字遯夫。號兩峯。學問淹雅。工詩善畫。少時。值馬嶰谷兄弟開設壇坫。海內文士。半在維揚。山人執贄從金壽門游。所學益精。已而徧走楚越齊豫燕趙之地。三至都下。所主皆當代鉅公。野服蕭然。跌宕詩酒。或醉後作畫。尤覺神采。山人夙耽禪悅。嘗夢入招提。曰花之寺。髣髴前身。卽其中主僧。遂自號花之寺僧。精修白業。多寫佛相。莊嚴清淨。宛然面壁宗風。年六十餘。在都貧不能歸。時賓谷先生轉運揚州。寄資斧。俾其子迎還。未一載卒。所著有香葉草堂集。覃溪學士穀人祭酒序之。兩峯畫人物山水。花草梅竹。無不臻妙。尤著名者。則在鬼趣圖。鹿城王椒翁嘗語余云。山人生有異稟。雙睛碧色。白晝能覩鬼魅。後頗自厭惡。乃以法禱之。不復見矣。其生平所作。不止一本。錢竹汀宮詹題。引龔聖予之言曰。人以畫鬼爲戲筆。是大不然。此

乃書家之草聖也。豈有不善真書而作草書者。山人雖好奇。其筆墨足以形容之。又豈凡工所能及哉。蔣心餘太史贈詩有云。兩峯嶽嵒人。資稟軼流輩。展足裂地維。放手破天械。碧眼燃溫犀。萬鬼失狡獪。神光掣瞳人。下透轉輪界。謂此圖也。兩峯所居在天寧門內彌陀巷。額其堂曰朱草詩林。配方夫人婉儀。號白蓮居士。受詩於沈學士。亦善寫梅竹蘭石。兩峯稱其有出塵想。居士生日偶作云。冰簟疏簾小閣明。池邊風景最關情。淤泥不染青青水。我與荷花同日生。早卒。著有學陸集。暨白蓮半格詩。子允紹。字介人。允纘。字練塘。一字小峯。女某。俱善畫。心餘詩所云。一家仙人古眷屬。墨池畫棧相扶持。隱士之樂。無過於此。居士山水不苟作。平望張看雲徵君藏其夫婦合畫一冊。中有涉江采芙蓉圖。澹冶清妙。乃出居士手。所用小印曰兩峯之妻。此看雲同里趙君靜齋爲余言之。惜是冊已鬻他所。不可見矣。

正信錄卷首

序 發刊序
翁序

潘序
江序

王序
自序

羅兩峯先生事略

目錄

卷上目錄

卷下目錄

世界

鬼神

儒釋同源

惡道不可墮

成住壞空

鬼

宋儒多從禪學中來知行

山河大地

怪

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懺悔

天堂

魔

東林二禪師

回向

天宮

人身難得

原道

看話頭

地獄

前身

名言

持呪

閻王

後身

儒書佛法同旨

念佛

輪迴

佛法是平常心

戒殺放生

轉畜

人心本有內典

正信錄卷上

清江都兩峯羅聘撰

世界

經中刹塵二字。以一塵爲一刹也。刹之多有如其塵。故曰刹塵。前明王霽宇云。天地間道理。本是如此。蓋虛空既爲無盡。是誠所謂大而又大者。若以自朝至暮。一日月經行之地。盡此虛空。是虛空亦渺乎小矣。何以云虛空無盡。不知一日月經行之天地。爲一世界。此一世界。積至千爲小千。積千小千。爲中千。積千中千。爲大千。總名曰三千大千。是爲一佛刹。將此佛刹。碎爲微塵。凡一塵一世界。是爲塵刹。此塵塵刹刹世界。各各星羅碁置於太空。各各有眷屬相配。極整齊。極莊嚴者也。故曰華藏莊嚴世界海。馮具區。管東溟。屠赤水。製有華藏莊嚴世界海圖。流行海內。據圖詳玩。我輩七尺。不但太倉稊米。乃纖塵之纖塵。然能纖塵我形體。不能纖塵我性體。華藏莊嚴世界海。在我性靈。又不啻纖塵。故曰空生大覺中。如海一漚發。人其無自小哉。

成住壞空

凡人立論皆用情識。程夫子爲理學至儒。何故只說有成壞無住空。蓋猶是情識之見也。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知乎晝兼知乎夜。知乎夜兼知乎晝。此則盡天地之閉塞開闢。并未來際而知之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。且就康節先生所說約略言之。朱夫子曰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。朱語止因思之一日十二時。向暗者六。子丑寅酉戌亥是也。向明者六。卯辰巳午未申是也。疊相推盪。周流不已。積成日。是此千支積成歲。亦此千支積成元。會運世亦此千支。三十年爲世。三百六十年爲運。一萬八百年爲會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元。以一會言。初爲子會。再爲丑會。子丑寅卯十二俱歷完。是爲一元。子會以前天地晦冥。至此則天開於子。輕清者上浮。日月星辰布列。歷一萬八百年。子會終則交丑會。乃地闢於丑。重濁者下沈。山河大地俱有。丑會終則交寅會。是爲人生於寅。人雖生不過牛首蛇尾之類。茹毛飲血之流。此會盡則爲卯。爲辰。亦是每一字管一萬八百年。至巳會則人物繁盛。大明中天。堯

舜正在此會。又閱至午會。自夏商周以來。直至於今。皆屬午會。由午而未。由未而至申酉戌。一元之運逮衰。萬物之機當息。至亥會。天地鎔液。化爲渾沌。杳兮冥兮。所謂一元既終也。終則必始。如環無端。元生貞下。復轉剝終。依舊再造天地。數豈有盡哉。十二字。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爲酉爲戌爲亥爲子爲丑爲寅。謂爲夜可也。猶夫一日中。酉戌亥子丑寅爲夜也。爲卯爲辰爲巳爲午爲未爲申。謂爲晝可也。猶夫一日中。卯辰巳午未申爲晝也。諸佛在三界外。居常寂光土。眼看元會流轉。如指諸掌。既閱歷午未紛紛擾擾。又閱歷申酉。見天地人物消隕。又閱歷戌亥。見寂杳者若干時。彼建立者成也。寧定者住也。消隕者壞也。寂杳者空也。是造化已將成住壞空四字。明明平鋪勻列。各若干年。而何以收其二。棄其二也。只因程子生在午運中。文明昌盛。但見生趣濃厚。不見名相杳冥。故如是立論也歟。程子說壞亦是不得已而爲言。彼原見得世界只有此成。又以理裁決。知成必有壞。故以成壞二字結之。烏知住與空哉。既不知佛慧。又不信佛言。其不知住與空也固宜。雖然此就邵子皇極經世圖。

立論其實成住壞空。又不如是說。

山河大地

一切山河大地。爲其有形質也。形質謂之生。凡生皆有死。惟此性靈者。不受生死累。舊云。最不堅牢的是四大身軀。四大地水火風也。山河大地亦是四大和合。總不堅牢。對性靈視之。更不堅牢。在俗情視爲堅固法身。在道眼視爲幻妄虛體。以凡理論。江彬將謀不軌。則牛首震吼。憲宗將易太子。則泰山震驚。周王治世。則海不揚波。世宗御宇。則河清三日。甚至射潮潮退。鞭山山移。長城可以哭而倒。流水可以喝而分。凡此皆爲我意想堅凝所提挈耳。豈得如眞常之性體。歷萬千劫不壞。金剛不足喻其堅。舍利不足方其固。誠哉堅固法身。若夫山河大地。正未也。金沙太史王損庵曰。天下之有形者。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。形莫著於地。亦莫堅於地。且以地言之。其成也微塵聚焉。其住也大氣舉焉。非緣生而何。緣生則無自性。故幻術者能使縮。上失政能使震。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。而滄海桑田之變遷。且人人能言之。有性者不應